

## 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狐 第六十回 勉從客意代鬥牙牌 誤服仙方頓成死症

卻說醫生陳篤卿診過了阿二的脈，把頭亂搖。阿金在旁睹此神情，知道有些不妙，急忙問道：「先生，看俚格病阿礙得格介？」篤卿道：「他的病重極重極，都在裡面，沒有發出來，且係瘧疾轉成傷寒，兼夾食滯，上中下三焦閉結，以致神志不清，謔語模糊。照這樣病情看起來，似宜用攻下之法。然脈象沉細無力，已經轉實為虛，由陽入陰，既不能攻，又不能補，攻則正氣已衰，補則邪尚未出，實是內傷外感的重症，恐藥力不足以挽回，聊盡人事罷了。」阿金道：「總要先生費心格哉，俚起病到故歇，毛□日天，一帖藥才勿吃歇，勿知阿是耽誤壞格？」篤卿道：「怎麼不是？表邪內陷，現在只有托出一法，兼固其本，待他陽脈漸出，正氣稍復，方能將食積緩緩下之。我雖是這樣說，然這帖藥吃下去毫無動作，你們還是另請高明的好。」說罷，來至沿窗坐下，臺上早安排著文房，即時把方子開好，交與阿金。阿金接過，連說費心，又先生長、先生短的問，篤卿無非皺眉搖頭，敷衍了幾句，匆匆去了。所有看俚轎錢，均由相幫交付轎夫，毋庸細表。單說阿金送過郎中，即忙拿著藥方上樓與寶玉觀看。但寶玉雖識得幾個字，而脈按中所說的病情治法，如何剖解得出？只認得□幾樣藥味，也算虧他了，只好向阿金細問。阿金詳述一遍，寶玉聽了，更為焦急，究竟是自己的哥哥，縱同母不同父，與外人到底兩樣的。但想不出別的法兒，且看他今晚吃藥之後好歹如何，故仍將方子交與阿金，立刻命他下樓差相幫前去購藥，不必細說。

此時寶玉悶悶昏昏，重到玉蓮房內，來看聘才等碰和。玉蓮見娘愁鎖眉尖，便低聲問那阿二病情。寶玉因有客人在此，故把頭搖了兩搖，但說「勿好」兩字。卻巧，聘才這幾圈莊輸了四五□塊錢，這副牌豎起來，又是一副五單長，不同只有一兩個，足足宕了□四張，因接嘴道：「這副牌果然不好，寶玉，你是老手，可肯代我碰幾副嗎？」寶玉知他弄錯，也不與他辯明，就順口答道：「奴碰和是勿精格，造屋請仔箍桶匠，輸仔怪奴介。」聘才道：「我聽得蘇州人有句話，叫什麼『老將出手，直腳嚙救』。你是個老將，斷然可以替我翻本的，不用謙辭，你來替我碰罷。」說著，立起身來，就讓寶玉坐下。寶玉道：「如果贏仔，要拆份頭撥奴格。」聘才道：「這個自然，你把我輸的除開，照現在能贏多少，拆與你三份可好？你快用心碰罷。」上家那位朋友笑道：「穩瓶抱得牢些，休要打碎了。」這兩句冷話，惹得大家一齊好笑。寶玉道：「黃老，去用煙，包和出大牌末哉，穩瓶奴抱牢勒裡，勿會打碎格。」說得眾人又笑將起來。

寶玉代碰得無多幾副，煞是奇怪，果然連和了兩副大牌，一副是□八落臺、海底金雞，一副是清六長，和出之後，都叫聘才來看，快活得聘才手舞足蹈，連吃煙也沒有工夫了。足足贏了一百餘元，那三個朋友都輸得不願，定要聘才自碰。寶玉起身笑道：「奴碰仔格兩副，倒犯仔眾怒哉，還是黃老自家碰罷。」聘才只得坐下，口中卻笑說道：「你一下來，殺得他們大敗虧輸，連照面都沒有，果然好手段、好手氣。佩服佩服！但是贏雖贏得多，我的煙卻吃不成功了。」背後玉蓮接嘴道：「黃老，要吃煙，阿要讓奴格雙鴨腳手，代碰下去佬？」聘才道：「不要了，設或你也和出一副滿盆牌，又要他們極天極地了。好得只剩兩圈莊，碰完也快的，料想輪不到那裡，一定可以保本的了。」三個朋友聽了，只對他微微冷笑。誰知寶玉替碰過後，風頭已轉，聘才碰至結局，這兩圈莊中，也贏了五六□元，朋友都說他今天造化。聘才道：「你們休要不願，今天頭錢，罰我獨出可好？」說著，就將頭錢□二元放在臺上，另外贏的拆與寶玉三份，計有五□元。寶玉推辭不受，說：「奴是說說白相，黃老勿能當真格。」

聘才聽他如此說法，□分敬愛，覺寶玉待人接物舉止大方，勝於黨玉多多。因黨玉初見時，以尋常客禮相待，殊形落寞，直至眼前，方才情意兩投。今寶玉與我一見如故，並無貪得之心，足見以深情待我。可惜他年紀大些，已經退為房老，既不懸牌，又不出局，分明是個老鴿了。現下雖可與他交好，然將來我若要娶他回去，他豈肯將現成安享的福，與那慶餘堂許多錢樹子輕輕丟掉，自願低頭伏小，到我家去做小老婆呢？如此一想，寶玉既不能娶，我還是屬意於黨玉的好。況黨玉正在妙齡，那時藏諸金屋，我臉上亦有光輝，設或是寶玉嫁我，別人不知的，必然取笑我娶個老鴿，大約是貪他的錢財，否則海上名妓甚夥，豈無一個勝他？即寶玉昔日名振春申，然至目下而論，究竟是個過時貨，怎麼偏偏看中了他呢？但他此刻真心待我，我亦當另眼愛他，與他暫結短緣，有何不可？想定念頭，就將五□塊錢摔在寶玉袋內，說道：「這種錢是你自己所贏，並不是我硬送給你的，怎麼你推起來呢？」寶玉方才收受，連聲稱謝黃老，又喚玉蓮過來謝了，收過了臺上的□二塊頭錢。

其時相幫送上手巾，各各措畢，聘才取出金錶一看，已有七下多鐘了，要緊起身回去。寶玉要留他們吃飯，聘才道：「你不用費心了，我後天晚上准來擺酒可好嗎？」玉蓮從旁插嘴道：「奴曉得勒裡哉，今朝夜裡一定是黨玉約俚去吃飯，格落心急慌忙，勿拖勒問搭多耽擱格哉。阿姆，做討厭人哉，讓俚去罷，勿然要害俚受埋怨、吃生活，倪倒對勿住俚格。」寶玉聽說，不禁笑一笑，聘才也笑道：「不錯不錯，算是猜著了。虧得我面皮厚，不然，被你這樣取笑，豈不難為情嗎？」玉蓮又欲再說，寶玉對著眨了一個白眼，也就含笑不語。聘才已將馬褂穿好，同著三個朋友去了。寶玉與玉蓮送至樓梯跟首，無非說「待慢」、「對勿住」、「明朝來」這幾句套話，不必細述。

仍說寶玉、玉蓮各歸房內，尚未安穩坐定，又聽得有客來了，絡繹不絕。寶玉差阿金、阿珠去看，大都是舊時熟客，或打茶圍，或又麻雀，三個女兒均有客到。其實用不著寶玉前去，但寶玉與各客周旋慣的，況剛從杭州回來，免不得敷衍一番。因往時各客到此，大半為寶玉起見，所以不能不親往各房走走，暫把愁悶擱起。少頃茶圍客散，僅有芸臺房中一桌麻雀，無人擺酒請客，不必時時陪待；好得不掛了牌，可免堂差應命之煩，此刻仍回臥房靜坐。

用過夜膳，想起阿二服藥之後不知怎生模樣，便喚阿珠來問。阿珠方從樓下上來，回答道：「吃仔藥下去不過實梗，眼睛門前看勿出啥好歹，橫勢今朝一夜天，叫幾個相幫輪流陪俚，大先生，放心點末哉，諒來勿礙得格。」阿金也道：「作興藥性發作慢點格，勿要去愁俚，放開懷抱，早點困，倪前兩日勒船浪，一連辛苦仔幾夜，今朝總要好好能養息養息格哉。勿說大先生千金身體磨壞仔末哪哼，就是我搭珠姐也降（讀杭）勿落。加二明朝要去燒香，亦要起早起格，格落我勸開點念頭，馬上就安置罷。」寶玉道：「故歇辰光，不過毛□鐘，有客人來格勒，哪哼好就困噠？」阿金道：「管俚做啥？到底勿比得格辰光自家掛牌子，應該要巴結點，故歇是兩樣格哉，高興末陪陪俚篤，勿高興末讓俚乞希，自有小先生勒浪承值，如果小先生出仔堂差，勿勒屋裡，也有俚篤格人勒浪招呼，連倪才用勿著格。大先生，奈想阿對勒勿對佬？」寶玉道：「格閒話是勿差，阿曉得奴勿實梗，落裡來外快洋鈔噠？」說著，即在懷中取出方才所得的五□元，安放枕邊。可見得寶玉是個極貪的人，當時何以推辭？一來有意要籠絡他，欲顯自己的大方；二來區區五□元，尚不足以動其心，欲得他的大注財爻，故爾□分做作。若說真真不貪，則不像胡寶玉的為人；說得過於貪小，又不像九尾狐的手段，在下所以不得不表，幸勿以瑣屑嗤之。且說阿金與阿珠看寶玉藏好銀洋，都說道：「洋鈔要緊，身體更加要緊，大先生看穿仔點罷。」寶玉方始應允，即便卸妝而睡，究竟連日辛苦已極，橫到牀上就睡熟了。阿金、阿珠也去安寢。至於玉蓮等房內各事，書中均不一一交代，以免叢雜。

一到來朝，寶玉清早起身，梳妝完畢，就同著阿金、阿珠帶了香燭錢糧乘轎逕往虹廟。燒過了回頭香，順便替哥哥求了三服仙方，事畢即歸，並不往別處兜搭，回到家裡，尚不過九下多鐘。看了一看阿二，問了一問陪夜的相幫，說昨夜吃藥過後，起初不過如此，到天亮快聽他腹中響動，一連撒了幾個屁，身子略能轉側，大約病勢有些轉機了。寶玉聽說，稍覺安心，轉身到了樓上，將三張仙方重加細閱。阿金問道：「仙方浪阿有啥說頭？哪哼格幾樣藥？念撥我聽聽看！」寶玉道：「格浪無啥別格閒話，只不過誠心吃好仔，要燒香還願，上上燈油罷哉。藥倒有好幾樣篤，三張三樣格，第一服是柴胡五分、黃芩一錢、紅棗兩枚、老薑一片；第二服是黨參二錢、熟地三錢、阿膠一錢、龜板四錢、鱉甲三錢；第三服是蓮心□粒、枇杷葉三片、燈草灰一撮。看阿吃得格？」阿金道：「菩薩實頭有點靈驗格，第一服藥賽過曉得俚起頭伐瘧疾格。不過第二服末，像煞忒補點，作興俚格病拖仔多（讀帶）日，

裡向已經虛勒海哉。第三服是清清心肺，多吃點也勿要緊格，放膽大末哉。」阿珠插嘴道：「仙方吃一個誠心，唔篤只管議論，阿曉得菩薩要動氣格嘍？」寶玉點頭道：「勿差勿差，疑惑勿得格，誠則靈。阿珠，下去交代撮仔藥，第一服就煎撥俚吃罷。」阿珠道：「吃仔仙方，今朝郎中阿要去請格勒介。」寶玉道：「自然原舊要去請格，阿能夠兩路夾攻，早點好仔末，讓奴丟開仔格樁心事哉。」阿珠答應，照寶玉吩咐自去一一辦理。其中如何購藥，如何延醫，如何阿二吃仙方，如何郎中來看病，自朝至暮，眾人伏侍阿二的足足忙了一天，晚上又換幾個相幫陪夜，如何與昨宵差不多。以上各節，若再細細詳述，未免令人煩厭，倒不如簡煉為妙。

單說阿二吃了第一服仙方與郎中的藥，雖不見他□分起色，卻比前鬆動了一點。那知下一天早上，不打緊吃了第二服仙方，午後就發作起來，氣喘如牛，口中只是亂哼，說不清裡面的難過，雙手在胸前抓爬，把棉被都盡行掀開。旁邊伏侍他的人吃了一嚇，急忙報與寶玉知曉。寶玉得信，異常慌張，立即同阿金下樓，三腳兩步來至阿二牀前，見他這個樣兒，高聲叫喚，他卻答應不出，只能睜大了兩隻眼，定樣樣的對著寶玉、阿金，實實令人可怕，嚇得寶玉沒了主意，把眼淚都急了出來，嘴裡只說：「難末哪哼？難末哪哼？」

獨有阿金卻曉得，阿二的病驟然變卦，定是這服極補的仙方吃壞了。既然阿金此刻曉得，何以昨天並不攔阻，翻說菩薩靈驗呢？究竟阿金略知藥味，那識病情？而且迷信神權，以為菩薩斷無欺人之理，直至眼前，方始明白過來。見寶玉這般著急，只得安慰道：「大先生急，急也無啥買用格，俚格病雖則實梗樣式，作興勿礙格勒，倪且得到外勢去，商量點法子出來，對仔俚要心亂格。」寶玉點頭稱是，仍舊一同回到樓上。剛正進房坐定，玉蓮、芸臺、月仙與娘姨大姐等都來問信，寶玉說了幾句，就叫大家想個法子，出個主意。大家聽了，登時七張八嘴起來：有的說有了外邪，替他動動課筒，看看香頭才是；有的說路上只怕失了魂，替他化化甲馬，叫叫天喜才好；有的說遇著鬼祟，替他送送羹飯，燒燒錫箔罷；有的說今年流年不好，替他讓讓凶星，拜拜斗讖罷；還有說替他求籤的，拆字的，解天香的，畫辰州符的。紛紛擾擾，他說一個法子，我說一個主意，都跳不出迷信的圈兒。寶玉也是迷信中人，卻想不定眼前做那幾樣，故躊躇了好一回。惟阿金始而一言不發，繼聽眾人議畢，方開口道：「說末罪過，我看是撥勒格服仙方吃壞勒海哉。昨日問我，我以為膽大點，勿要緊格，阿殼張會實梗格嘍，故歇嘿啥別樣，一面多請幾個郎中來傍傍，一面俚再做長做短，外修裡補，作興可以挽回格勒。」寶玉聽他一說，雖知仙方誤事，追悔莫及，只得依著阿金的話，差相幫等從速辦理。請郎中的請郎中，叫師娘的叫師娘，買東西的買東西，忙個不了。

少頃郎中先後都到，連篤腳計共三位，診過了脈，都說病人膏肓，無藥可治，只好另請高明，不開方子而去。惟篤卿看過兩次，略有轉機，怎麼今天忽然大變？心中□分疑惑，細問根由，方知誤服仙方，不禁為之跳足，說：「如今不中用了，你們整備後事罷。」語畢欲走，被阿金再四懇求，勉強定了一方，匆匆去了。傍晚師娘請到，看過香頭，無非說神說鬼的判斷，寶玉要他病好，自然一一如命。及至師娘去後，見約定今夜擺酒的黃聘才來了，到了玉蓮房內，一聞此事，便說擺酒改期，緩日吃個雙臺罷。故寶玉過來陪了一陪，略談片刻，聘才立即回去，寶玉也無心款留。此外還有許多打茶圍、又麻雀的客人，自有玉蓮等接待，寶玉一概不見，只為著一個病人，指派眾人叫喜送羹飯等事，足足忙了半夜。

次日，又命人去求籤拆字，請道士來禳星禮斗，均不過聊盡人事而已。因阿二犯成實病，藥已不能下咽，憑你怎樣的做長做短，俱無所用，延到第三日下午兩點鐘，一命嗚呼。寶玉甚為傷心，一來是同母的哥哥，總算自己面上的人，再沒有第二個了；二來念他平日輔助有功，克勤厥事，所以□分優異，替他延醫服藥，看香叫喜，指望他早日就痊，那知誤服仙方，竟成不起，往西天極樂世界中去了。若不教他死後風光，僅照常人看待，草草棺斂，即時送至善堂，非但薄待親兄，被人議論，而且有關自己體面，失了往昔的威風，勢必惹人訕笑。我何不借此因由，多費些銀子，豪闊一場，使世界上永不忘我胡寶玉之名譽，並使眼前都知，我胡慶餘堂之聲勢與昔日胡雪岩不相上下。寶玉存了這片心腸，也不與阿金等商酌，獨斷獨行，就一面吩咐手下能幹的相幫購辦衣裳、棺槨等物，又恐他們不在行，貴價買了賤貨，故一面命人請了一位懂事帳房，專門經理喪務，凡一切銀錢出入帳目，以及購備東西，均要歸他經手過後。這一來，可見寶玉本性奢華，欲做出一番驚人的舉動，爭奇鬥富，任意妄為，竟忘卻了自己本來面目。正是：

頓教送舊迎新處，忽見素車白馬來。

要知慶餘堂中怎樣的辦理喪事，下回再行奉告。